目　　录

胡宗南部对延安的进攻、防守和溃败纪略
……陈子干（1）
云南缪系地方官僚资本概述
……杨克成（33）
护法期间驻粤滇军内部矛盾见闻录
……孙天霖（91）
政学会的发起及其早期的一些活动
……孙天霖（108）
龙云夺取云南政权的经过
……龚自知（113）
“七·一五”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镇压学生运动的经过
……李志正（126）
杨杰被害前的反蒋活动
……杨春洲（14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唐继尧回滇复辟活动二三事
……唐秉忠（147）
顾品珍之死
……安恩溥（152）
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
……周钟岳述编（156）
六十军的编成和参加鲁南抗日战役述略
……白肇学（161）
六十军在鲁南抗日简述
……高蕴华（170）
“五四”运动后云南学生的团体活动
……张迪青（175）
援黔篇（《云南光复纪要》之一章）
……蔡锷审订郭燮熙遗稿（180）

胡宗南部对延安的进攻、防守和溃败纪略

陈 子 干

从一九四七年春蒋军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从延安撤退逃回关中这一年多时间里，作者任该部十七师十二旅旅长，参加过这个阶段内一系列的反动作战，现把当时的经过和见闻写出来，作为整理这一段历史资料的参考。由于见闻不广，理解事物的水平低，再加上时间久了，当时一些情况和时间地点等，有些回忆不起来或者不大准确，错误遗漏的地方希望得到补充纠正。

一、掩饰败绩，进犯延安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饰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企图把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从陕甘宁边区赶过黄河，以便抽调兵力到华北战场上去。为此，蒋军胡宗南部以十三四万优势的兵力，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发动了对延安的所谓“重点进攻”。延安这一座在陕北山区里的古城，自从中共中央进驻后，就成了中国革命的灯塔和爱国民主人士衷心向往的圣地，尤其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共产党所领导的军民，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担负了最艰苦最主要的任务，因而指导这个局面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不仅在全中国放射着万丈光芒，在世界上也成了一座象征革命、民主、胜利的名城。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只要能够占领延安，就可以夸耀兵力强大，振奋蒋管区已经颓丧的士气，掩饰一九四六年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以来的败绩，并为伪总统的选举增加“光彩”。据当时的情报，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共西北野战军主力为三五八旅、三五九旅、新四旅、教二旅等部，共计两万多人，装备不好；并且对西对北还要应付陇东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和榆林邓宝珊等部的进攻和封锁，处境是很困难的。国民党反动派认为，进攻延安就可迫使西北野战军的主力进行决战。从双方力量对比看，击溃和驱逐西北野战军过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蒋军胡宗南部，就是怀着这样狂妄的企图，发动了对延安的进犯。

胡宗南虽然在兵力装备上占着很大的优势，但从对边区十年斗争中，也认识到要完成这次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此处理十分审慎。当时洛川以南到铜川这一百多公里咸榆公路以西地区，距离不远就在边区范围之内，南端的制高点爷台山，雄视关中，距渭北重镇三原城不过二十多公里。这一段地区，象一柄利刃直指关中心脏，胡宗南部把这一带地区，叫做囊形地带，在向延安进兵之前，就先在囊形地带内作了一番摸底工作。约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中下旬，胡宗南派出了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和整编四十八旅（旅长何奇）等部，由邠州附近进入囊形地带，搜索扫荡，并且派出了一个团到马栏镇进行阻击，想把当时在这一地区内的一部分西北野战军消灭（据说是新四旅的部队。）但这一部分西北野战军，很快就撤到马栏镇以北去了，钟松等所率进犯部

队扑了一个空，什么也没有摸到。三月初，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准备已大体就绪，这几个部队也在战斗序列之中，匆促从襄形地带撤出，到洛川附近集中。钟松和廖昂懂得边区人民是不可欺侮的，奉到命令时即马上撤离边区，把部队移到泾河南岸蒋管区内行动，因而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但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则认为这一区域内没有西北野战军的大部队，自己又掌握了一个旅的兵力，还怕什么，因此他想走近路，以战备行军的态势，仍在泾河北岸边区境内行动。到达西华池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这位邀功求宠的何旅长得意得很。他原是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教育处长，调任四十八旅旅长为时不久，平时很能吹一通，有“大炮”之称，他这时大肆宣扬国民党政府“威德”和胡宗南实力强大，还作了“招抚流亡”的工作。他要老乡们去把跑出去的人叫回来，“各安生业，不必自相惊扰。”何奇的讲话，得到老乡们的表面“拥护”，回来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何奇以为是他吹牛的效果，更加趾高气扬起来。不过何奇在布置上并没有疏忽，把两个团布置在街市边缘，作好战斗准备，又在街口两头布置了警戒，还对司令部也作了战斗部署。他认为这样子不会出问题了，于是放心去赴老乡们为他准备好的“欢迎宴会”。黄昏后不久，酒会未终，忽然满街枪声手榴弹声四起，欢迎的人顿时都跑光了，何奇在惊疑中爬上屋顶，想去观察情况，当即中弹毙命。其余的人在混乱中冒险跑回部队，就地抵抗。经过一夜的战斗，总算勉强保住阵地，但所受的打击很大，有一个团被歼灭和溃散了。第二天早上，残部才仓皇逃出边区。据四十八旅调查所得的情况是这样的：已经越过马栏镇北上的西北野战军新四旅部队，在何奇率部南下后，也掉头尾随南下，来了个百里奔袭，以神速的行动，在西华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民的巧妙配合下，给胡宗南来了一个下马威。何奇所以在西华池停下来，表面上是为接受地方老乡的欢迎，实际上主要的是边区贸易公司摆在西华池一大批食盐，何奇想抢劫那一批食盐，结果就演出了四十八旅在西华池旅歼击溃散的一幕。

在三原方面，约在二月中旬，蒋军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命整十二旅（我当时任该旅旅长）攻占爷台山后，进入边区的照金镇，向石门关、柳林镇一带搜索扫荡。爷台山是边区南面的重要据点，筑有强固工事。一九四五年七月间，胡宗南曾派他所属的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前往攻占，八月间又被边区部队收复。对这个据点，国共双方一向都很重视。当十二旅这次前往进攻时，仅有地方部队三百多人防守，经四、五小时的激烈战斗，守军乘黄昏向北退去，三四天后，我带着十二旅遂进驻照金镇，向附近地区搜索扫荡。但附近居民逃避一空，搜索部队仅在山沟里找到几个老太婆，不得已也只得把她们带了回来。到照金镇的初期，还遇到当地游击队的抵抗和袭扰，几天后游击队也走远了。在搜索中，还找到两窑洞麦子。于是政训处建议利用这几个老太婆去宣传：凡回来的人，都准尽力所及的拿一次粮食；带枪回来的不咎既往，还给以奖励，企图借这种办法以瓦解边区的人心和收集情报。我同意了这个意见，交由政训处处理。结果老太婆竟一去未回。直到三月上旬，十二旅离开照金镇到洛川集结时为止，在这个地区里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搜索到的麦子完全被部队抢光。

囊形地带的活动，不但没有辉煌战果，反而打死了四十八旅旅长何奇，被歼灭击溃了一个团；但总算明瞭了一个情况，就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没有在这一地区内，因而胡宗南更放手集中兵力，作进犯延安的准备。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前后，胡宗南部已陆续向宜川和洛川附近集结。集中到宜川附近的有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指挥的整一师、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师，集中到洛川附近的有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的整三十六师、整十七师（总计进犯边区的部队，有整一师的第一旅、七十八旅、一六七旅，整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整九十师的五十三旅、六十一旅，整十七师的十二旅、四十八旅，整三十六师的一二三旅、一六五旅，整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整三十八师的五十五旅和一三五旅，一四四旅等十四个旅以上的兵力，共约十三四万人。整七十六师师部率二十四旅及一三五旅、四十八旅、五十五旅等部，在向延安进攻开始后，都陆续赶到进入边区，一四四旅进入边区稍后一些）。这时洛川城中，满街满巷都挤满了军队，连老百姓都看不见了，熙来攘往，乱成一团。洛川专员傅云，是胡宗南政治上的帮凶，不遗余力的为胡宗南征集伕役驮马，运送弹药，去屠杀边区人民。那时征调来的运输力，多半是毛驴，只有少数骡马，每个旅部、每个团约各征派七八十头，重迫击炮连等部队所需更多。以当时部队估计，那一次行动仅就征调给第一线部队使用的而言，当在四千头以上。这些与人民生产和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运输力被调用后，给老百姓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说清的。而跟随马、驴的民伕，因不堪虐待而陆续逃亡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批运输力根本上就为部队所霸占了。

三月十二日得到通知，西安绥署召集旅长以上的干部到城西南角的一个小学校里开会。这次会议是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本定晚间八时开会，因宜川方面与会的人，有的汽车在路上耽搁，所以快到九时才开会。这次会议是为攻击延安激励将士而开的一个重要会议。参加开会的有：整一军军长董钊、整二十

九军军长刘戡、整一师师长罗列、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整九十师师长陈武、整十七师师长何文鼎、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和一些旅长，还有一些高级幕僚。会议开始后，由绥署副参谋长沈策简单说明进攻延安的计划。接着由整二十九军参谋长文宇一说明进攻延安的方案，大意说：原定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先拿下囊形地带再向延安进攻，一个是直接向延安进攻，这样可以迫使西北野战军主力进行决战，以达到更快解决战局的目的。经绥署研究后，以后一方案为宜，大家有什么意见，也还可以提出研究。他拿着一段小竹棍，一面在地图上指画，一面讲说。由于部队已经集中完毕，架子已经摆好，事在必行，因而大家都没有异议。钟松站起来表示态度说，绥署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长官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以我们的兵力和装备说，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打败共军是有把握的。最后胡宗南讲了话，给人印象较深的是“……我们与共党势不两立，大家要奋勇作战，发挥革命军人的精神。我们兵力比敌人多几倍，我们有新武器，必然可以战胜敌人，建立奇功。”他讲话的语气态度，使人感到他反共态度坚决，依仗美国赏给的新武器的思想非常浓厚。

三月十三日，部队就出动了。第一军由宜川附近分别由临真镇金盆湾向延安前进；第二十九军分别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的牛武镇向延安前进。十三日各部队都到达了紧接边区的攻击准备位置，十四日一早就踏上了边区的土地。各部队进入边区后，全线遭到当地地方部队英勇顽强的抵抗，迫使胡宗南部不得不展开大部兵力，并且派出飞机到各部队上空协助作战。尤其是咸榆公路上的交道镇和茶房这两个地方，控制陕北交通，筑有强固工事，交道镇有当地警备团的一个大队驻守，茶房有

两个大队驻守。沿咸榆公路前进的十二旅，在三架飞机的协同下，经四小时的战斗，以伤亡副营长柴耀堂以下六十多人的代价，攻占了交道，继又在飞机协助下，向茶房进攻。由下午三时开始到夜间十二时，仍未攻下，十五日拂晓前，守军主动撤退。天明后，十二旅才得继续前进。各路部队突破边区地方部队的抵抗后，在继续前进中意外地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碍。二十九军在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搜索前进，十七日到达甘泉县城，二十九军军部率十二旅驻甘泉，钟松率三十六师到洛河以西地区搜索扫荡。十九日，董钊率领的第一军进占了延安，除了双方警戒部队疏疏落落的放了几枪之外，主力没有战斗。在中共中央有计划的撤退下，延安只剩下一座空城，要说还留下什么东西，那就是一些破烂家俱和一些破烂书刊及宣传文件。在胡宗南和他的一些干部看来，占领延安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胜利，因为这可以作为扩大宣传的政治资本了。除了派王应尊为延安警备司令布置守备和构筑工事外，还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作了一些布置，渲染占领延安的意义。

占领延安不久，就成立了一套行政机构：成立了陕西省政府的陕北行署，派顾西平为行署主任；设置了延安专员公署，派周保黎为专员；设置了延安县政府，派白从禧为县长。此外，中央银行和陕西省银行都派人来成立了办事处。还从西安搬了几家大馆子来，在清凉花园营业，各种酒席，各种小吃，应有尽有。做百货生意的小商人跟上来，唱大鼓搞游艺的也跟上来了。一时机关连机关，军队挤军队，运输补给的汽车不断从西安开来，把一座山中古城闹得乌烟瘴气，满街鼎沸。但在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当地人一个也没有留下，他们完全实行坚壁清野走光了；警戒线附近也有一些跑不动走不了的老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老太婆，他们从不进街上来。所以这一大堆行政机构，都是些没有老百姓的空头政府，警戒线外就不敢去活动，什么作用也没有，不过摆摆排场而已。而胡宗南却转发来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法制，主要内容属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处理“收复区”农村土地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地主有所有权，农民有使用权”，想以此来调和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一是关于农贷方面的，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民众“关心”，准备以农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这些条文汇订成册，各单位都发了一些，至于老百姓，则根本接不上头，自然无法把这些条文传达下去，更谈不到实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纸上空文而已。在交通方面，除了咸榆公路的汽车可通外，还开辟了西安到延安的航空线，定期有班机来往，一些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太太，去去来来，使延安更加热闹，也显得延安更加重要。蒋军占领延安两三天后，胡宗南也就很快地跑到延安来，各处巡视一番，顾盼自雄，志得意满，现于行动眉宇之间，胡宗南是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派到西安来扩充部队、封锁陕甘宁边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一张“王牌”。在抗战后期，他所统率的部队扩充到十四个军的番号，计四十多万人，除了小部分担任河阿外，大部分都用在封锁线上。在当时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全线溃败的时候，他却能不负“校长”的重托，进占延安，独出风头，其内心的高兴是很自然的（胡宗南以黄埔系的领袖自居，对蒋介石称校长的时候多）。蒋军以六天的时间，竟能“所向无敌”地占领延安这样一座举世闻名的名城，故军中上上下下都陶醉在这个“伟大的胜利”之中了。

二、损兵折将，转攻为守

胡宗南部占领延安，虽然在政治上捞到一笔宣传欺骗的资本，但是到占领延安为止，还没有与西北野战军的主力见过面，更谈不到把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赶过黄河了。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不能抽调兵力到别的战场上去，仅占领延安这一座空城，军事上意义不大。于是乃集中主力，继续向陕北进犯。这样又花了四五个月时间，在陕北十七八县的区域内，有的地方跑了一次两次，有的地方竟跑了三四次。十几万人马在这些地方，逢山爬山，逢水涉水，有些山岭田野都踩出了一些新路，一心为寻找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决战而疲于奔命，真是弄得人困马乏。但当主力集结时，却遇不到西北野战军的部队，而当兵力分散，就一部分一部分地被西北野战军吃掉。仅仅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被歼灭六个旅以上的兵力。这些部队是三十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一二三旅、七十六师师部及二十四旅，而一六五旅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其他部队也都受到轻重不同的打击。因此，双方兵力优劣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所谓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或者把西北野战军赶过黄河的计划，已经彻底破产。兹将这些部队被歼灭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当胡宗南部"顺利"地进占延安时，西北野战军乃向西边安塞方向撤退，胡部整一军主力即趾高气扬的向西追击，而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却迂回到延安东北八十里的青化砭设下埋伏。胡部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率直属部队和一个团向东搜索，在三月二十五日中伏，经过五小时的战斗，即全部被歼灭。整二十九军军部率十二旅于二十二日由甘泉到延安，住飞

机场附近，二十五日上午，延安指挥所得到三十一旅被围攻的报告，即派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亲率十二旅和五十五旅前往增援，当天下午五时到达青化砭南端谷口，遇到三十一旅五六个受伤的官兵，知道战斗仅两点多钟就结束，除了有些伤亡外，旅长李纪云以下全都被俘。

（二）约在四月十三日前后，根据所得情报，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集结在安定及其以东地区。胡宗南以为是追敌决战的大好机会，于十四日集中了两个军九个旅的兵力，以旅为单位，排成横广约一百多华里的八个纵队，由蟠龙镇以南地区，风尘滚滚地直扑安定；同时命守瓦窑堡的一三五旅南进，与主力会师作战，当时胡军将领中对这个势态是非常乐观的，认为西北野战军若不与我军主力决战，就只有迅速过河一法（迫使西北野战军主力过河，是胡宗南部上上下下的希望，胡宗南和刘戡当时都有这样的信心。在这前几天，文宇一和我闲谈时，还说："刘先生不久会调去河南，他想带十二旅一道去。"我说"好嘛"。）。这时西北野战军，以一个团的兵力，阻止胡军主力七八万人前进，而以主力围攻由瓦窑堡南进到扬马河的一三五旅。胡军第一军的五个旅面向安定，以为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所在，前进十分迟缓，在右翼的三十六师一六五旅，距一三五旅比较近，一三五旅被围攻时，奉命前去增援，偏又走错了路，迟迟没有增援得上（这是根据一六五旅李日基旅长说的）。三十六师的一二三旅，则遭到西北野战军牵制部队的阻击，前进迟缓。二十九军军部在一个小山坡上架起话报机，由文宇一同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通话（该旅旅长祝夏年因行军跌伤后到后方治疗，由副旅长麦宗禹代理其职务），力竭声嘶的叫唤，要麦宗禹突围。麦宗禹说，他没有突围的力量了。当

时的通话，是用西安绥署规定的代用语，那一次的代用语，却编得那么开玩笑，“敌人”以“臭虫”代名，“走”以“跳舞”代名。在炮火喧天战斗惨烈的时候，问“臭虫有多少？”你“跳舞嘛？”等，这种情调之不调和，虽事隔十多年，还使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那样情势下，盼望飞机前来助战，飞机偏不见来。两点多钟飞机来了，偏又起了大风，尘土飞扬，稍远就看不清楚，飞机打了几个圈子后又飞走了。刘越不得已，只有自己带上十二旅和五十五旅前去支援，三十多华里路，虽然尽力赶去，也还是走了三个多钟头。到达战地时，已六点多钟，战事早已结束，除看到一些公文箱和公文遍地凌乱的丢着外，战地上什么人也没有，连负伤人员都运走了，旅长麦宗禹以下全旅官兵全被歼俘了。

（三）四月下旬，胡宗南部的两个军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态势，想迫使西北野战军东渡黄河。胡军第一军沿大理河谷向绥德前进，二十九军经瓦窑堡向绥德前进。二十九军在瓦窑堡东北四五十里的地方，发现少数部队向北行动，但全部情况还是弄不清楚，于是军部、师部、旅、团部，都去搜捕老百姓来威逼审讯。被审讯的老百姓有的说：“弄不清楚，有一股向北走了，什么部队说不上。”有的则根本不说。审问的参谋急得无法，只得恫吓：“不说就枪毙！”“枪毙也说不上，我们老百姓懂啥嘛！”始终审不出所以然来。西安绥署通报来说：据飞机报告，西北野战军大部向瓦窑堡东北活动，于是两个军主力就放手追去，于四月底到达绥德附近后，敌情丧失所在。第一军的部队进了绥德城，二十九军在城南二十里附近的村庄里，极力向东搜索警戒。当胡军主力正在绥德附近搜索敌情，没有结果时，突然接到西安绥署的通知，说驻守蟠龙镇的一六七旅

被围，要两个军兼程南下增援。刘戡召集二十九军旅长以上的干部到军部传达了情况，大家一计算，到蟠龙三百多里，最快也要四天，李昆冈（一六七旅旅长）是否顶得住四天呢？各人心里在盘算着，文宇一很机警看出了矛头，就说："李昆冈人很干练，一六七旅的战斗力不错，顶过三四天，应该没有问题。"钟松拖长了声音说："没有问题！"第二天一早，按照命令行事。第四天两个军的主力匆匆忙忙超到蟠龙镇时，街镇上破墙烂壁，满目荒凉，街镇内外和四围高山只剩下残破的战壕堡垒。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冈以下的几千人都早已作了俘虏。西北野战军的主力，又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儿是胡军前方的补给基地，新运到换季的几万套单衣和一大批面粉也全为西北野战军所获。

（四）约在八月上旬，西北野战军主力进攻榆林，胡宗南的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在该师师长钟松率领下驰往增援。当钟松过了横山快要到达榆林时，西北野战军却放弃对榆林的攻击，掉头南下，向米脂以东急进。这时钟松狂妄地以为西北野战军没有战斗力量了，于是才到榆林，也就掉转头跟踪追击南下，一直追到镇川堡以东地区。刘戡率领着九十师和十二旅、五十五旅到达吉贞店附近，整一军军长董钊也率部到达绥德附近，继续北进，这时中共中央率领着西北野战军活动在葭县以南沙家店以东到黄河边上方圆百十里的地方，胡宗南和刘戡、董钊、钟松等人都认为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这下子非过河不可了。西安绥署一方面宣布已经收复了边区的全部县城，恢复了陕西省的行政区域完整，一方面命令前线的部队奋勇前进。这时刘戡把所率领的部队，全部使用了出去，派陈武率九十师向葭县方向搜索扫荡，派五十五旅向乌龙铺前进，准

备与三十六师会师，军部尾随五十五旅的后面跟进。头天晚上据报，西北野战军的教二旅正由木头峪过河，于是派十二旅连夜冒雨向木头峪追击前进。当刘戡把部队全部摊开时，整三十六师已超过镇川堡到达沙家店以东地区。陕北战场上转折点的一战的序幕揭开了。这时西北野战军以第三纵队的一部阻止胡军五十五旅的进路，又以一部隔断五十五旅和二十九军军部的连系，并向该军部进攻，而以主力围攻钟松所率的整三十六师两个旅。八月十九日中午开始了激烈的战斗。这时刘戡被迫率领军部扼守在一个高地的土围子里从事战斗，发急电给九十师和十二旅迅速回来救援。九十师没有很快到达军部的位置。十二旅赶到后已经黄昏了，我以一个团顶住了攻击部队，率旅直属部队和一个团找到军部，重新整顿了防御布署，情势才稳定下来，这时天已黑定了。我问文宇一前方的情况，他低声说："小声些，前面一百多米的山嘴已被敌人占领，警卫营的一个排长就在那里被俘去了。"黄昏前后，二十九军军部的情况确是非常危险的，十二旅到达后，情况比较稳定，而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在长高山附近的战斗却越来越紧。这时文宇一集中精力在话报机中和旅长刘子奇联络。从刘子奇的谈话中，知他没有和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靠上。上半夜以后，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附近已没有枪声了，对方的兵力从各方面压到一二三旅方面来。从话报机中，听到枪炮声响成一片，战斗是很激烈的。文宇一告诉刘子奇，部队夜间行动不便，要他坚持到天明，军部即可率部队前来增援。既然如此，刘子奇也只好听之了。刘戡、文宇一等紧张地守候在话报机旁边，彻夜注听着前线的激烈战斗。在四点多钟天快亮时候，激烈的枪声中突然爆发了一阵浓密的手榴弹爆炸声，三四分钟后，又突然寂静下

来。文宇一轻轻地说了一声“完了！”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气，都没有作声。好容易挨到五点多钟天微微亮，即刻向战地出发，午后两点多钟找到了作战地点，还有几个重伤人员没有运走，知道在拂晓前全旅被歼，旅长刘子奇也被俘了。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在当晚十点钟前后被打得溃散南逃，钟松几乎作了俘虏。三十六师被歼后，胡宗南在兵力上的优势大为降低，陕北战场上的力量对比，也就起了决定性的变化。

（五）胡宗南部自整三十六师被歼灭后，失掉了兵力上的优势，不仅赶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过黄河的企图完全破产，而且部队本身远离根据地，暴露在陕北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因而补给困难，形势非常危险。这时两个整编军徘徊在绥德、米脂之间，真有进退两难之感。突然陈、谢大军渡过黄河，威胁潼关，胡宗南的根本重地关中空虚，于是调两个军仓皇南下，把主力撤到延安以南地区。为了要巩固延安的防守，留置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师直属部队和该师二十四旅守备清涧。为了保持清涧和延安的联系，又派了十二旅的一个营守延川县城，还派了蒋梦痕做延川县长，与十二旅的杨营配合搞延川的民众组训和城防守备等事。十二旅留一营人守延川，我非常不愿意，即到军部对文宇一说：“一个营能顶得什么事，如果延川必须守备，就留十二旅全旅在延川好了。”文宇一说：“我再向绥署请示一下。”不久他对我说：“绥署的意见，仍然要十二旅留一个营在延川。”我也就只好遵照命令办理了。十二旅留置一个营在延川这一件事，二十九军军部也是很不同意的。胡宗南的主力于九月中旬回到延安及其以南地区，十月十日发生了西北野战军围攻清涧的战役。这时的情势，已远非沙家店战役以前可比，西北野战军在战略上也从事反攻了。清涧战役

发生后，胡宗南派刘戡率领四个旅前往增援，但为西北野战军所阻击而行动迟缓。清涧守军经一昼夜的激战，阵地全失，清涧县城也为西北野战军所攻占，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以下全部被歼，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亦被俘。刘戡看到形势不妙，得快就把部队缩退到延安来。清涧失守，援军撤退，守延川的十二旅的一个营也在十三日被全部解决。从此延安就由胡宗南在陕北战场上的指挥中心和补给基地而成为第一线上的孤立据点了。

胡宗南部窜扰陕北失败的原因，首先是遭受到边区人民坚壁清野的打击。胡部在陕北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三个方面：一是部队直接搜索和向民间搜集；二是由侦察电台的侦察判断；三是由飞机侦察。由于陕北地形复杂和西北野战军常在夜间行动，飞机得不到什么情报。侦察电台虽能测出西北野战军主力所在的方向，却不易判知确实位置。而自入边区以来，所见到的老百姓真是寥寥可数，这些不多的老百姓，都是跑不动的老太婆老头子，被搜索部队搜捕回来的，虽经恐吓审问，但他们从不说出有关军事的消息，他们总是说："咱老白姓能懂啥，要是跑得动咱都跑了。"对这种情况，虽然是发急也还是无可奈何。同时搜索部队也不敢跑得太远，怕跑远了被老百姓干掉或野战军吃掉，因此不能从第一线上得到比较准确详细的情报。从三月下旬到九月初这一段时间里，东追西超，铁蹄蹂躏陕北，北到长城，东到黄河，军队拖得疲备不堪，始终没有达到迫使西北野战军决战的目的。从形式上似乎是主动，实际上是被动，完全被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走。团旅长以上的人员，在晚间宿营十分无聊时，常常收听共产党邯郸广播电台的广播消遣，也想从对方的宣传中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消息，当听到广播员说"胡宗南象一个瞎子一样，象一支疯狗一样，到处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